

黃勇牧神父來函：對客家傳教史的回應

黃勇牧

溫順天神父台啓：

近有幸閱《鼎》雙月刊一九九八年十月有關客家傳教事業的今昔一文，對神父關心客家人在梅縣的傳教事業的發展和關懷，本人表示衷心的佩服和感謝。但在文章結尾上說，「客家傳教區的基督徒團體的繼續和成長，這些團體的生活見證，為一度活在他們中間的法籍及美籍的先驅來說，實是一份光榮。」

這樣的結論似有給人一種印象，以為梅縣教區的發展和繼續，只應歸功於巴黎外方傳教會和瑪利諾美籍傳教會，排除了國籍神父在梅縣教區傳教的

工作上勞苦功高所做的鉅大貢獻。果真如此，就違背了歷史，太不公平了。

一·由汕頭教區移交瑪利諾傳教會中間一段頗長時間，在一個過渡時期，有二位中國神父，即一位林欣然神父、一位韓神父，留下來協助美籍神父傳教，功不可沒。不久又有一位蔡農仁神父，一位從羅馬傳信大學畢業回來的蔡任漁神父投入梅縣教區，蔡神父主辦《晨星雜誌》，名揚海外，極大的提高梅縣教區的海內外知名度。

二·一九四九年後，梅縣教區的美籍瑪利諾神父在中國共產黨的一聲令下，全部撤離中國，從那

時起支撐著梅縣教區傳教事業，即以一九五零年開始至今，長達近五十年，留在梅縣教區傳教的中國神父，還有張洪康、鍾全璋、謝得祿等。就我的同學來說，盧中樞、藍國榮、歐陽修神父，為真理作証出生入死，不下十多人，神父的文章撇了這一點未提，讀者深感失望，好像這些人從歷史蒸發，從未出現在梅縣教區的歷史上，這是不公平，也非正義的。

順天神父，我不嫌冒昧寫以上這些，一是我的祖籍是客家人，原住河婆雷公坑，十九世紀末因教難遷移到惠來葵潭。韓神父、蔡任漁神父都是我的親人，我的叔父黃伯祿神父於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零年左右是北斗寨的本堂，一九二八年我曾到那裡渡假，白石、上山、大溪輦等堂區的董神父，我都認識。入華南總修院後，梅縣教區的神父直至一九四零年我升了神父離開修院前，不下十多位神父我都熟悉。藍神父代理梅縣教區主教至他去世時，多次給我寫信，因此對梅縣教區稍有認識。順天神父

的文章頗有大國沙文主義之嫌，貪天之功，故不得不敘所知。冒犯之處，原諒是幸。

梅江大橋應是法籍湯坑龔神父所建，龔神父是資深工程師，據所知他還指揮建設了汕頭主教樓。湯坑新聖堂，在當時是汕頭教區最翹楚的建築物。一九二七年董神父金慶，我是參加過的，他不可能指揮梅江大橋的修建工程。

最後順祝安好，並為教會多作貢獻。

晚

黃勇牧神父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